

【论 文】

中亚当前安全形势分析及其影响¹

但 杨、潘志平²

摘要：近年来，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吉尔吉斯斯坦 2019 年“八月事变”，是其内部政治势力角斗，不是“颜色革命”；泛突厥主义再度泛起，应引起关注；中亚国家真正解决“去极端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中亚国家间划界工作复杂，但有较好进展；近年，美国插手中亚，旨在搞乱新疆，不择手段，且迫不及待。

关键词：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泛突厥主义；去极端化；划界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邻邦，独立近 30 年以来，国家整体状况尚好，尤其与毗邻的中东地区相比，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大体平稳。自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其间存在着历史与现实交叉的矛盾情况，五国在建国实践中先后分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同样面临各种威胁与挑战。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基本集中在非传统安全范畴，本文着重谈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八月事变：吉尔吉斯斯坦的再次“颜色革命”？

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属于政局最为动荡的国家。自 2010 年，整体政局形势似乎稍显平静，直至 2017 年平稳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工作。但 2019 年夏，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风云突变，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于 8 月 8 日动用特种部队将前任总统阿坦姆巴耶夫逮捕。新旧权力对峙期间，首都比什凯克并未出现突发暴乱情况，笔者亲眼所见的是，市中心广场上兴奋的围观者众多，纷纷各自用手机“直播”现场的状况，政治“革命”就如此被有趣的娱乐化。³国际社会方面对此次“政变”也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仅仅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媒体与部分俄罗斯官方媒体进行了相关跟踪报道。

2005 年与 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两次政变，致使两任总统出逃，此次能否定义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再次“颜色革命”？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称，吉尔吉斯斯坦本世纪“颜色革命”配额已用尽，⁴其中饱含调侃之味。

“颜色革命”作为 21 世纪方出现的政治现象，综观其发生过程无一不有西方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的蓄意干涉。吉尔吉斯斯坦 2005 年政变可谓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而 2010 年的政变仅能定义为国内政治势力冲突，2019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八月事变”也仅是国家政治内部矛盾运作，其中有两点重要因素：

1. 脆弱的民族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指出：“在这 10 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

¹ 刊载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办《中亚研究》总第 7 期，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第 11-21 页。

² 作者：但杨：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潘志平：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亚研究院）“天山学者”讲座教授，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³ 根据新疆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合作”项目组成员实地调研情况。

⁴ 《梅德韦杰夫两次向吉尔吉斯斯坦表态传递了什么信息？》，2019 年 8 月 13 日，

http://www.sohu.com/a/333341159_100038080。



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pseudostates)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¹如果我们接受“虚式国家”的概念，那么吉尔吉斯斯坦正是这样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从未形成过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从未有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努力奋斗的历史过程。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新民族国家政治单位与运行机制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全部面临“白手起家”的严峻挑战。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独立20余年，但这些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问题远未解决，其“民族国家”的脆弱程度可想而知。²

2. 滞后的“部落社会”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停滞，现代民族进程十分缓慢。十月革命前夕，中亚各民族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时大部分学者都无法清晰判断中亚民族的界定。直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将今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进行了“民族识别”。但可悲的是，吉尔吉斯族至今仍未完全达到自身民族整体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滞后于部落认同阶段。世人一般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野的问题，多从南北权力分配、经济发展角度来认识，但其深层次原因是吉尔吉斯南北间存在“部落裂断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历史文化断裂”。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被定为第二首都，该政治行为实际体现出吉尔吉斯斯坦“二元”结构的真实认识。³因此，自2002年贾拉拉巴德州“骚乱事件”至2019年的“八月事变”或多或少存在南北分野的背景。

二、新型“泛突厥主义”：“民族文化思潮”再泛起

19至20世纪之交，“泛突厥主义”一直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虽然这一极端意识形态随着帝国崩溃而逐渐式微，但依旧在整个亚欧地区存在一定影响力，同时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源泉之一。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牵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六国，每2-3年举行一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Summit of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喊出“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⁴。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Сов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тюркоязыч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The Turkic Speaking Countries Cooperation Committee)，其中包括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个成员国，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近年，在土耳其积极呼吁下，由阿塞拜疆组织各成员国启动阿土哈吉四国通用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厥通史》⁵教材的编写，2014年推出《突厥通史》首个版本，于2015年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突厥语国家教育部部长会议上通过，而教材的最终版本的编写工作由来自阿塞拜疆、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专家于2017年完成。以后还计划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⁶。据哈萨克斯坦通讯社2020年2月26日努尔苏丹消息，突厥委员会成员国高层授意，由突厥国际学院编制的突厥语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突厥通史》已被正式纳入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中学历史教育大纲。这部教材“涵盖了远古时代至15世纪的突厥语国家的历史时段”。这部教材将在突厥语委员会成员国家，即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中学统一使用。在即将开学的新

¹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https://ishare.iask.sina.com.cn/f/11668215.html>。

² 潘志平：《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³ 潘志平：《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第233页。

⁴ 《突厥语国家合作有点冷》，world.people.com.cn/n/2012/0824/c157278-18826256.html。

⁵ Общeturкская история

⁶ Общeturк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и обще тюр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学期，约有 3 万名土耳其中学生，1.5 万名哈萨克斯坦中学生和 1 万名阿塞拜疆中学生选修这门课。

2018 年 6 月 19 日，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更名”法令，南哈州现称突厥斯坦州，首府为突厥斯坦市。同时强调，更名的历史意义在于，圣城突厥斯坦被广泛认为是“突厥世界的精神之都”。6 月 22 日，纪念泛突厥主义著名诗人朱马巴耶夫 125 年周年活动在北哈州其出生地举行，活动广泛邀请到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的客人。此次活动得到纳扎尔巴耶夫高度重视，并致以贺信。北哈州州长作为大会主席强调，朱马巴耶夫是属于所有突厥语国家的诗人，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URKSOY）将 2018 年确立为突厥语国家“朱马巴耶夫年”。²

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纳扎尔巴耶夫曾提出“突厥联盟”构想，并一直将其作为“历史文化复兴”的实现目标。2017 年，纳扎尔巴耶夫在安卡拉突厥语国家会议上重申土耳其原总统凯末儿的言论，即“所有突厥语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成为世界上一股非常有效的力量”。³ 2018 年 7 月 22 日的中亚时报中有文章观点认为，哈萨克斯坦仍在寻求其在后苏联空间的身份，即在突厥世界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有可能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与土耳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哈萨克斯坦的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对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主张是一项长期严峻的挑战。⁴

一百个泛突厥主义者或许有一百个想法，所谓的“突厥文化”实际是封闭、排它、狭隘的泛突厥主义鼓噪。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马赫穆多夫⁵毫不忌讳地表示过“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亚各国的青少年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读同一个伊斯玛仪谢赫、同一个帖木儿埃米尔、同一个苏雷曼苏丹的故事。他们是我们突厥人的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我们要热爱突厥历史，热爱突厥伟人，所以，我们要读同一本历史。”⁶这意味着，目前我国面临着国际“突厥教科书”的问题。此外，由土耳其主持编撰的《突厥通史》土耳其语六卷本已全部完成，⁷该历史文本集册可谓“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史上的大举动，也是中亚、西亚地区“泛突厥主义”再泛起重要信号。这一举动将成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中面临的新型严峻挑战，切不可掉以轻心。

三、“去极端化”问题：乌兹别克斯坦任重道远

近千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作为主流宗教得到广泛传播。苏联时期，伊斯兰教受到极大遏制，但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部分发展空间。世纪之交，宗教极端主义有所发展，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与萨拉菲耶相勾结的极端组织屡禁不止，纵观其发展有失平衡，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教氛围较浓厚，因此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相对严重。根据近期调查，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存在极端化升温的趋势，南部主要以伊斯兰解放党

¹ Магжан Жумабаев. 1893-1938

² Северный Казахстан готовится отметить 125-летие Магжана Жумабаева-<https://ru.sputniknews.kz/culture/20180606/5911764/severny-kazakhstan-magzhan-zhumabayev-125-let.html>

³ Реджеп Эрдоган пригласил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посетить Анкару-<https://kapital.kz/gosudarstvo/66512/redzhep-erdogan-priglasil-nursultana-nazarbayeva-posetit-ankaru.html>

⁴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грожает столпам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30312-vozrozhdenie-pantjurkizma-v-kazhstane-ugrozhaet-stolpam-evrazijskog-o-sojuza.html?page=58>

⁵ Ягуб Микаил оглы Махмудов

⁶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 - древняя тюркская страна"-<https://news.day.az/society/519272.html>

⁷ Ortak Türk Tarihi



为主，北部以达瓦宣教运动的为主。伊斯兰解放党再度活跃，并与达瓦多有交集，隐有借达瓦还魂之势。

中亚国家的“去极端化”工作相对复杂，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方面可谓成绩显赫。自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大力推进宗教“去极端化”工作。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社会传统，自古形成其固有的社区组织——“玛哈拉”（Mahalla），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即以清真寺呼唤所及为社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传统的“玛哈拉”得以“激活”，但新生“玛哈拉”更多地体现出世俗价值，而非宗教价值。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接管“玛哈拉”组织，将其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承担政府基层工作的许多职能。最重要的是，新“玛哈拉”组织进行了制度改革，提升了组织管辖权，将清真寺纳入组织管理体系。历经 20 多年的“脱胎改造”，新“玛哈拉”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抵制极端主义的重要职能机构。¹

目前，“玛哈拉”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职能机构，随着国家构建发展过程不断深入，目前该组织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宣传，“玛哈拉”属于民间自治组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组织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准官方机构，因此如何长期有效地进行管理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凡失控，则非常危险。

二是该组织本身饱含浓郁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而清真寺在伊斯兰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靠清真寺。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治与军事动乱或多或少会与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²有关。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中霍梅尼就是充分地利用清真寺的“异变”功能实现革命。霍梅尼强调清真寺不仅是做祈祷的场所，更是伊斯兰战斗的堡垒。此外，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也是如此。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改造利用玛哈利亚管理清真寺实际存在一定程度风险，有被反制导致产生社会与政府对立的可能性。鉴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去极端化”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边界问题：哈俄划界与费尔干纳“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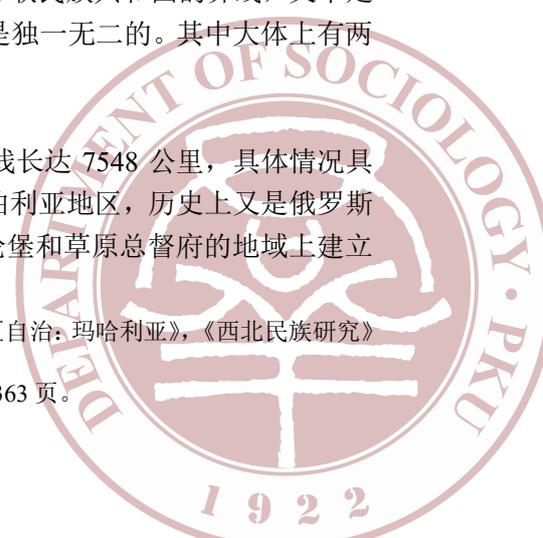
沙俄征服前的中亚以游牧行国和绿洲汗国的形态构成，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中亚地区出现的五共和国，貌似民族国家，本质上只是苏联治下的民族区域地方。1991 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终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才开始，是为“迟到的民族国家”。国家边界，是独立国家维护领土主权，保障国家安全与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内容。中亚国家之间原有的所谓的“边界”苏联的解体给中亚地区留下的沉重遗产，仅仅是苏联成立之时依照“族群”分布划出的国内行政界线，既不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界”，同时又错综交叉、相互缠绕、飞地林立，必然不断引发边境冲突和现实的及潜在的边界争端。中亚国家的边界承袭的是世上罕见的人工构建的民族（族群）线，它既是历史的苏联民族共和国的界线，又不是依山临水的传统习惯线，因此它的划界面临的问题和划界过程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大体上有两类边界问题。

一是与俄罗斯交界的哈俄边界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两国边界线长达 7548 公里，具体情况具有特殊性。哈俄边境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一带的自然地理属西伯利亚地区，历史上又是俄罗斯哥萨克人最早征服的地带。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旧俄时期奥伦堡和草原总督府的地域上建立

¹ 阿依吐松·苏丹、潘志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乌兹别克斯坦独特的社区自治：玛哈利亚》，《西北民族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86-197 页。

² 马丽蓉：《中东国家的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时事出版社，2011，第 362-363 页。



起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改称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在全国人口比重不到40%。独立后，哈萨克人数终于占优，但是北部州仍存在俄罗斯族大量聚居的情况。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所占比重上升至共和国总人口的2/3，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地区以俄语为母语人群的比重仍接近50%。

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北部一些俄罗斯族流露出“回归”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借“哥萨克”的名义成立准军事组织，不仅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哥萨克”组织串联，要求“自治”，甚至出现将北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动议。俄罗斯方面虽然没有给予哈-俄接壤地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明确支持，但两国有关边界的暧昧状态始终是个隐患。1997年，布热津斯基警告，“若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斯坦就会面临领土被肢解的危险”¹。

2014年3月，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件”对哈萨克斯坦方面来说是无声的警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立刻警醒，坚决认为与俄罗斯划清边界，包括实地勘界立碑，是保障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所幸的是，哈-俄边界划定比较顺利，划界自1998年启动，2015年2月俄罗斯额木斯克州与哈萨克斯坦北哈州领导协商交换边境领土，但双方为达成共识，自此两国之间的划界工作也宣布全面结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强调，哈方必须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从未签订过划界协议。²实际上，哈萨克斯坦不同于乌克兰，乌克兰倚仗北约不断挑战俄罗斯底线，而哈萨克斯坦虽对俄罗斯方面有所提防，却也是亲密友好的邻国伙伴。

二是费尔干纳的“飞地”问题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南部，为天山、阿赖山环抱，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70公里，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居民约千万。因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同分割此地。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吉塔三国边界与领土相互缠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飞地”，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就收纳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六块外飞地，可谓飞地之州。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³

被嵌入国 所属国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	索赫（Сох） 琼-嘎拉（Чон-Гара） 沙希马尔丹（Шахимардан） 贾盖尔（Джангайл）	-----
吉尔吉斯斯坦	巴拉克（Барак）	-----	萨尔瓦克（Сарвак）
塔吉克斯坦	-----	沃鲁赫（Ворух） 西卡拉恰（Западная Калач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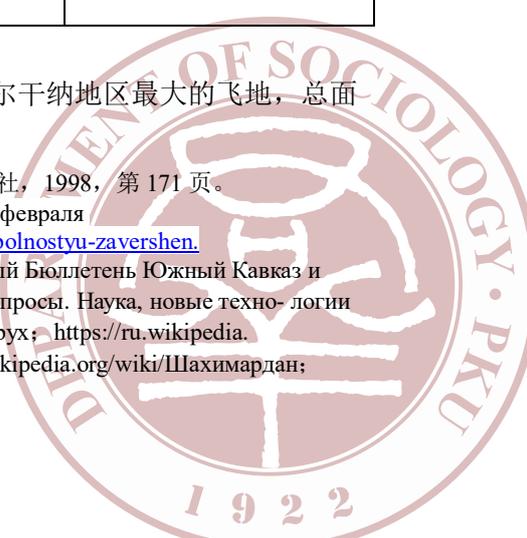
其中最大有飞地有三块：

索赫和琼-嘎拉，其实是一条索赫河上的南北二块飞地，为费尔干纳地区最大的飞地，总面

¹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71页。

² Процесс делимитации границ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Россией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вершен. 16 февраля 2015, <https://qostanay.tv/politika/process-delimitacii-granic-kazahstana-s-rossiey-polnostyu-zavershen>.

³ 表1源自以下资料：Конфликты в анклав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уск 02. С.2-3； Акмагова А.Т. Анклав: понятие и вопросы. Наука, н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инновац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 №11, 2017, с 175.;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Ворух>; https://ru.wikipedia.org/wiki/Сохский_район; <https://ru.wikipedia.org/wiki/Чон-Гара>; <https://ru.wikipedia.org/wiki/Шахимардан>;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Барак>;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жангайл>



积有 352 平方公里。¹ 索赫河是跨南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国际河流，长度 124 公里。南索赫以拉瓦特村（Рават）为中心的索赫河上游，面积 220 平方公里，有 19 个定居点，被吉尔吉斯斯坦的 135 公里边界线所包围；北索赫，即索赫河下游的冲-嘎拉或卡拉恰。目前，索赫和冲-嘎拉现有 7.5 万居民，其中塔吉克人占 99%²。这里明显的问题是，塔吉克人从来就是该地的主要居民³，它却被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完全不符合当初民族划界的基本原则。

沙希马尔丹和贾盖尔，其实也是一条河（沙希马尔丹河）上的一大一小二块飞地，总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其中贾盖尔不足 1 平方公里。居民约 5100 人，91%是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占 9%。因此，这块飞地归属乌兹别克斯坦，是符合当时民族划界的原则。但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对此有些说法：比如，说是为乌兹别克斯坦首长提供山上的疗养所；再比如，划界时吉尔吉斯领导人在赌桌上将这个地方输给了乌兹别克领导人⁴。这些无根据的流言只能使边界问题复杂化。

沃鲁赫，是塔吉克斯坦嵌入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的飞地，位于发源于阿赖北坡伊斯法拉河畔，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居民 5 万。有趣的是，飞地上每个村落的居民言语文化习俗都不一样，甚至同一村落的居民说着不同的塔吉克语方言。尽管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塔吉克）99%为塔吉克人，然而，沃鲁赫飞地人口 1870 年至 1990 年增长了 20 倍，并继续以每年 1.5%-2.0%的速度增长。土地短缺已导致当地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之间关系紧张。⁵

根据实地考察，错综缠绕的情形比比皆是：傍边依境的村落房屋，交叠边界上的公路，其复杂状况，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傍边依境的克孜勒柯什塔克村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喀拉苏区，边界铁丝网与居民住房仅一壁之隔。位于塔吉克斯坦粟特州伊斯法拉区的乔尔库村恰好位于东西走向的吉尔吉斯斯坦公路和南北走向的塔吉克斯坦公路交叠之地。

尽管与飞地联系的边界问题非常复杂，但目前中亚各国倾向于积极解决飞地问题。2017 年 6 月上合峰会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讨论进行划界谈判一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再次表示，“中亚国家之间要突破狭义的‘边界’概念，我们要共同创造开放的边界”。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亚国家之间通过长期谈判，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大体完成陆地划界进程，最新的情况表明，陆地全长 1.6 万公里的八条边界线已完成了 96%的地段的划界。整个划界过程中，相关各国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以平等协商谈判的外交与法律方式比较完美地处理了复杂边界划定工作。

五、从忧虑到焦虑：美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

中亚对于美国来说，还不是其核心利益之所在。然而，从遏制中国的角度，美国还是不时要关心中亚。近 20 年来，美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表现出：从忧虑到焦虑的过程。特朗普主政后，美国的东方战略经历了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反应极为消极。

¹ Конфликты в анклав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пуск 02. С.2-3

² Баходыр МУСАЕВ: Анклав Сох. Поиски выхода из тупи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Старый навигатор» (Интернет-газета). Казахстан/<https://zonakz.net/2001/07/19>.

³ 1909 年档案数据, Sokh 教区有 12,144 人居民, 其中 8,853 人是塔吉克人, 3,291 人是吉尔吉斯人。<https://im0-tub-ru.yandex.net/i?id=52ae59a7271e9fc192026259a3a89582&n=13>.

⁴ 转自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第 29-37 页。

⁵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Ворух>.

⁶ Саммит в Астане: почему не пригласили Путина-<https://www.pravda.ru/world/1375607-astana/>



近日，2020年2月5日，美国出台了《2019-2025年度美国的中亚战略：加强主权和促进经济繁荣》（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该文件宣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利益包括：该地区各国可根据自身条件，自由地与一系列伙伴追求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中亚。”该文件还声称：美国的愿景在于“美国在中亚地区成功参与也将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有助于捍卫美国的国土、公民和海外利益。”¹ 美国与中亚相距遥远，美国加强与中亚关系，既是为了“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又是为了“平衡地区邻国对中亚各国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地区邻国指的就是中俄，特别是中国，显示出对中国崛起产生极大的焦虑，2019年9月22日在“C-5+1”²会晤中，美国务卿蓬佩奥大谈中国新疆问题，妄称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与反恐无关，要求中亚国家拒绝向中方遣返“东突”分子。³显然，美插手中亚，旨在搞乱新疆，不择手段，且迫不及待！随着美国新中亚战略出台，中亚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和变化，对此，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

【论 文】

从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情怀” 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⁴

潘志平

经过多年运作，由国际突厥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urkic）⁵编写，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四国教育部根据突厥合作理事会国家元首会晤通过的决议商定编撰《突厥通史》（*Обще тюркская история*），作为普通教育学校八年级选修课教材，2020年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一些中学开始使用。这部教材毫无疑问地有着浓厚的“泛突厥色彩”其实，这部《突厥通史》与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泛突厥情怀”或多或少地有关。

一、普京“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纳扎尔巴耶夫是哈萨克斯坦著名政治家，我国的老朋友，对中哈友好关系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这只是他的一面，而“泛突厥情怀”则是人们还不大注意到的另一面。

1990年代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纳扎尔巴耶夫就小心翼翼地表示过突厥斯坦国家联盟（Союз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的构想，被认为是泛突厥主义想法而引起轩然大波。两年后的第二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泛突厥主义气氛依然很浓，但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却郑重宣布：“这

¹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正式发布，<http://icas.lzu.edu.cn/f/202002/729.html>

² 自2015年起，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每年有一会晤，是为“C-5+1”。

³ 《外交部驳斥蓬佩奥涉疆言论：充分暴露美方赤裸裸的双重标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5463873592501740&wfr=spider&for=pc>。

⁴ 本文发表在中国新闻社“丝路新观察”2020年12月30日网。

⁵ 2009年10月3日阿塞拜疆纳赫奇万举行的第九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建议建立一个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将负责对突厥世界进行研究。2010年5月28日，突厥学院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和平和谐宫成立。

